



21世纪中国
文化语言学丛书

中文的中文性研究 (下)

申小龙◎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

21 世纪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

中文的中文性研究 (下)

申小龙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文的中文性研究/申小龙著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9. 7
(21 世纪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)
ISBN 978-7-309-14300-3

I. ①中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汉语-文化语言学-研究 IV. ①H1-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83245 号

中文的中文性研究

申小龙 著
责任编辑/宋文涛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9.625 字数 451 千
201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4300-3/H · 2898
定价: 8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十、中文句子视点流动的三个向度

(一)“句”的本土概念和外来概念

汉语句子的视点，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包含着对现有句子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反思。因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“句子”的概念，不是和汉语汉字一起成长起来的，而是一个外来词。中国古代语言学有“句”的概念，这个“句”，据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：“曲也。从口ㄩ聲”，也就是说它的本义是弯曲，它和语音有关，表示言说的持续蜿蜒（《说文解字》对“ㄩ”的解释是“相纠缠也”），“如途巷之有委曲，乃谓之句”（唐成伯瑜《毛诗指说》）。这是中文的“句”如流水潺潺的时间型建构特征。

古人又用“局”来解释“句”：“句必联字，而言句者，局也。联字分疆，所以局言者也。”（《诗·关雎疏》）由此我们又知“句”的组织是字的联接，是蜿蜒持续中的一种节段。“句”和“勾”是同一个字。（《洪武正韵》释“句”：“俗作勾”。）“勾”也有断界截取的作用。中文是如何在其字的接连中作句的截断的呢？

古人“句”的意识源起于对书面语结构的分析。换句话说，就书面语本身而言，并没有“句”的形式标志，或者说，中文在“本体论”上是没有“句”的范畴的。在上古时代，无论是单个字，还是字组，都叫“言”。前者如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

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’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后者如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“言”作单个字解，有截断的意思；作字组解，其截断在哪里呢？断在辞气。

辞气有短有长，短者如：“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：‘夫子语我九言曰。’孔疏：‘古者一字与二字并为一言，《易》云伏羲作十言之教，曰：‘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。’乾坤虽是二字，亦一出口乃得言之，故谓之一言。’”（唐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）所谓“一出口乃得之”，意在字组的辞气不断，双字组在语文心理上也是一个自然单位。

长者即“言”的持续铺排，言言相因，所谓“因言成句亦谓之言”（唐成伯玟《毛诗指说》）。但言言相因，到哪里是为了断呢？中国语文传统在语文分析中提出了“句”的概念。注意，这是一个语文分析的概念，而非语文本身的概念。古人很早就有“（句读）惟当熟读，不可强解”（元刘因《静修养》叙学）的教导，这说明对于中文来说，句子的分析因个人的理解体会而会有不同的句读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。这是中文与欧洲语文深刻对立的文化差异。中文的句断天然地没有欧洲语言的句子那样单一的形式切割性。在中文识断中常见的“每见为句断之学者，于一句之间，截而分属上下句，求发先儒之所未发者，以见圣贤深意。若文意自来通顺，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划分句读，似不必尔”（元胡三省《通鉴释文辨误》），这样的训导必然不会出现在欧洲语文分析中。

中文的分析和截断，从一开始就区分了两个不同的范畴，一个是“读”，一个是“句”。最早的记载，我们在汉代高诱的《淮南子叙》中可见：“自诱之少，从故侍中同县卢君，受其句读。”宋人也说：“句读字自汉有之，韩愈师说云：‘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。’”（宋孙奕《示儿编》卷十二）“句”和“读”的区别，唐人已说得十分清楚：“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，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，谓之读。”（唐天台沙门湛然《法华文句记》卷一）两者相较，

“句”的析断偏重于意义表达的完整，给人一种在表达功能上满足的感觉，通俗地说就是一件事或一个话题的完结。“读”的析断偏重于语气的中途停顿，给人一种节律上满足而意犹未尽的感觉，通俗地说就是换气以求接续。前者属于“义句”，后者属于“音句”，虽然义句也有语气上完足的感觉，音句也有语义上相对隔断和独立的感觉。

中文的句读，从句子的整体表达功能着眼，自然形成了“积读成句”的格局。句子的生发总是出于特定的语义意图。中文句子的表达意图主要可以概括为叙述一件事，评论一个话题，说明两件事（或多件事）的关系。这样的表达意图，古人视为句子的“纲”。“纲”是全句的灵魂，纲举目张。在“纲”的范围内，每一个“目”都是“纲”的局部、有序的实现。因此，句子的完成，视文意是否完足了断，所谓“句：举其纲，文意断”（元程端礼《程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卷二，下引文不注者同此）。于是我们在古人的句读分析中，经常看到“目尽为句”、“意尽为句”的说法。中文的句子，“章旨未尽，小句皆读，意尽为句”，这是在“积读成句”的过程中判断汉语句子的方法。古人所谓“语绝为句，半绝为读”（清陈仅《扪烛脍存》），“词终钩绝”为“句”，“词未终而微绝之”为“读”（清郝懿行《证俗文》），说的正是中文断句以音句为脉络、以义句为整体的表达和理解方略。今人对中文“流水句”的观感，就是汉语句子以神统形的本土样态。“流水句”的“句”，不是 sentence，不是“主语+谓语”，不是现代汉语语法分析中作为外来词的“句子”范畴，而是中文本土的句读的“句”。从作为交际单位的范畴来说，中文的“句”和译自欧洲语言的“句子（sentence）”，都是语言的交际单位，我们也可以共同称之为“句子”。

句子作为一个交际单位和表达单位，在其构成中必然有不同

的层次和中心。对这些层次和中心的把握表现为一种“组块能力”。这种能力在句子的认知心理上形成特定的视点。视点的安排凸显特定句子的思维方式。中文句子和欧洲语言的句子，在视点的安排上有很大的差异，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
中文句子视点的典型形式表现是句读段。句读段的静态形式，或者说作为句子的组件的备用单位，是一个短语。句读段的动态形式，或者说作为句子语音节律的一个自然单位，是一个音句。古人亦称之为“小句”。小句在句子的流动中不是自足的，它是“长句内小句”，是一个动态行进中的单位。根据中国语文传统，句读段有这样三个特点。

第一，句读段的语义不具有独立性。它对全句而言“文意未断”，或者说“其辞于此中断而意不绝”（清黄以周《群经说》），因此中文的断句原则是“章旨未尽，小句皆读，意尽为句”。

第二，句读段的节律具有间断性。它是全句文气运行中的一次换气，一个阶段性止息，所谓“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”（宋毛晃、毛居正《增韵》）。

第三，句读段的语义具有事理性。它是全句内容条理的 natural 单位，呈现句子语义的脉络。古人评价“读”的作用，发现“谓如《论语》‘羿善射，彘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’，当点。又每见古人所点书句，有极长者，不用读”。点（读）或不点，并不依句子的长短，那么读的依据在哪里呢？“要之，句固有长短，更加之读，义理易见。”（元白珽《湛渊静语》卷一）原来，读的一大功用是梳理、裁断句子的条理。由此得见句读段的设置不仅仅是声气间歇止息的需要，更重要的是呈现句子事理脉络的需要。

以句读段为基础，中文句子的视点流动主要有三个向度：动向、名向和关系向。向度，是按时间顺序发展的一种势。它在中文句子中直观表现为句读段的铺排，这种铺排按句子的表达功能

形成特定的格局及其流动的视点。

（二）中文句子视点的动向流动

“动向”是一个功能概念，指的是中文句子叙述行为事件的表达功能。由于承担这一功能的句子多表现为动词的集结，所以称为“动向句”，前人也称“动句”。中文句子的动向流动格局是“时间语+地点语+施事语+动作语”。在这一格局中，时间语、地点语和表示施事者的施事语都不是必要成分，它们可以作为语境信息在上下文中意会。只有动作语是流动的主体。中文句子的叙事思维是时间型的，即按照时间顺序横向展开。动词作为叙事的骨干，在时序中遵循平等的原则，没有体现说话人主观意识和判断的主次之分。这是中文句子叙事和欧洲语言句子叙事的最为本质的不同。欧洲语言句子的叙事，在人与事象之间建立起一个逻辑系统，用对这个逻辑系统的把握替换事象本身，其特点是以限定动词为核心的“焦点透视”。对事象聚焦的结果，是将原本有先有后、有头有尾的事象按“焦点”重组，体现出一种切割性很强的强势理性。这种句型理性的构架是空间型的。两相比较，中文的动向流动的“散点视”更贴近事象本身。

中文句子的时间型叙事，可以在一个短语中进行，例如：“他披衣服趿鞋跑到前院里问是谁在打门。”（严歌苓《第九个寡妇》，下同书例句不再标明）在一个短语中集结了四个动词。但这样的集结在结构和辞气上有紧张之感，而中文的流动更讲究视点的明快和节律的舒畅、活泼。为此，更多的动向视点流动是在句读段的铺排中实现的。例如：

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，回到他屋里，抽下绳

子，重新把里面脏的、干净的衣服叠好，齐齐地码在被子里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。

这个句子有六个句读段，有头有尾地叙述了一件事。如果说欧洲语言的一句话是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形式框架，那么中文的一句话就是一件事。古人称之为“意尽方为句”。句子的“意尽”会不会没完没了呢？据我们的观察和统计，中文句子的动向流动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两个句读段，自三个句读段之后用例就渐次减少，到七个句读段已是视点流动的极限。更多的句读段的流动，一般要依托四六形式的韵语才有可能。也就是说，七个以上的句读段流动，是主要（或部分）通过韵文节奏实现的^①。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找不到，在近代汉语中还能见到。例如：

（贾政）一面引人出来，转过山坡，穿花度柳，抚石依泉，过了茶蘼架，再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药圃，入蔷薇院，出芭蕉坞，盘旋曲折。（《红楼梦》）

郭绍虞曾批评“五四以后，有些人不注意用整齐形式来组织长句，偏要写一些‘谁也不懂’的欧化语句”，这样的句子因为不符合汉语句子组织的规律，只能“归于自然淘汰”^②。他所说的“用整齐形式来组织长句”，反映了中文动向视点流动的一个重要的形式特征。

动向视点流动的限度显然和人的短时记忆限度有关，即一个施事者统辖的动作语一旦超过人的短时记忆限度（ 7 ± 2 ），施事

① 参见申小龙《中国句型文化》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8年。

② 郭绍虞《汉语语法修辞新探》上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79年，第17页。

者信息的延续就会衰减，说话人必须重提施事者，由此开始新的一句^①。

动向句施事语视点的隐现和位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。由于它作为叙事的主体容易作为语篇信息持续，它的出现或不出现，以及出现的位置，对于说话人具有较大的选择度。例如，下面一例的施事语出现在第三个句读段：

在街上逛，碰着古董掇客，他也连哄带吓买下几件。

中文句子视点的动向流动中，蕴含着丰富的事理关系。这些句读段之间的事理逻辑关系，以关联词语的阙如为常态。

（三）中文句子视点的名向流动

“名向”也是一个功能概念，它指的是中文句子评论话题的表达功能。由于承担这一功能的句子都表现为对名词性话题的评论，且评论本身无论用不用动词都没有叙事性，所以我们称之为“名向句”，前人也称“名句”。名向句是对动向句而言的，这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历史语境。因为在来自欧美语言的现代语言学的范畴中，动词具有与生俱来的述谓性。一个句子要有所“谓”，一个句子是否有所“谓”，都以动词为唯一着眼点。由此现代语言学的汉语研究，用动词遮蔽了汉语句子的多重功能。这一困境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我们用了—个世纪还是说不清“台上坐着主席团”的主语是什么。郭绍虞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提出过一个汉语理解的新概念：“名词重点”。当时的语法学界一笑置之，没有

① 参见申小龙《中国句型文化》。

人听得懂。郭绍虞说：“汉语造句的特点是以名词为重点的，不是以动词为重点的。所以语法学界讨论过主宾问题，但可惜大家都没有提出这问题，所以没有结果。由于汉语不以动词为重点，所以主语不一定与动词发生关系，而许多名词性的词组就可成为主语。”^①这里所说“名词性的词组成为主语”的问题，就是根据功能判定词组性质的问题；而主语不和动词发生关系，这样的句子正是以“主语”为话题的名向句。我们从名向句的强烈的评说性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：

有钱没钱，在鬼子这儿全一样。

觉悟觉悟，给记工分吗？

量些粗食薄味，何足挂齿。（《水浒传》）

剪子嘴张那么大，咒家里人吵嘴不和是吧？

中文句子的名向流动格局是“主题语 + 评论语”。这两个视点能够发生在一个句读中，例如：

好运还都让你老孙家摊完了？

他和葡萄的事也就好在没头没尾。

老八我也不是没打过交道。

你这肚脐眼是双眼皮儿的不是，非想露出来给人看？

与动向句不同，名向句格局中的两个视点都是必要成分。主题语不像动向句的施事语那样容易作为语境信息在上下文中意会，这是因为主题语对于全句是一个“纲”，纲举目张。句子中流

① 郭绍虞《汉语语法修辞新探》上册，第18页。

动的“目”(评论语)都以“纲”的马首是瞻。古人在说到中文句子的这一特点时也指出:“举其纲,文意断。”也就是“纲”决定了全句的格局和句界,举的例子就是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。

与动向句的另一不同,是名向句的主题视点可以层层套叠,即在一个大主题之下,依次在下一个层次中出现一个小主题。这样的主题套叠,在一个句读内就可以出现,例如:

我谁的家也不当。

由于句读段的容量有限,更多的主题套叠发生在句读段的流动中,并呈现出多种样式。

小主题出现在第一个句读,例如:“王葡萄一身粉底白花的小缎子袄真是扎眼,刚才怎么没注意到?”又如:“史六妗子骂街要搬个板凳,掂一把茶壶,喝着骂着,一辈一辈往上骂。”小主题出现在第二个句读,例如:“死心眼的葡萄啊,哭也是一个心眼哭到底。”

小主题既出现在第一个句读,又出现在第二个句读,例如:“不死的也都投降的投降,起义的起义。”

与动向句的第三点不同,是同为述谓性成分,动向句的动作语不可以不出现,名向句的评论语却可以隐含。例如:“瞧你笑得!”“瞧你”是句子的话头性成分,“笑得”是一个主题语,对“笑得”的评论却在意会中隐含了。我们可以比较类似的评论语出现的例子:“那香得呀,扇嘴巴子都不撒嘴!”由于“动词+得”具有强烈的话题意识,且动词本身已经预示了评论的极言其甚,只不过尚未具体化,所以在汉语的“高语境”交际“人详我略”的原则下,这类句子评论语的隐含就成了一种常态。

与动向句的第四点不同，是名向句的主题语有时候可以倒置。

例如：

这很合葡萄的性子，和几十个闺女媳妇在一块唱唱说说，也比比鞋样和布样。

这个句子的后面两段是主题语。后置使名句的主题在句尾流动起来，产生一种话题开放、娓娓道来的表达效果。

评论语视点的流动，和动向句动作语视点的流动一样，有长度的限制。过长的视点流动，往往以整齐的节律为依托，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见，而在近代的汉语中还能看到，例如：

（贾瑞）心内发膨胀，口中无滋味，脚下如绵，眼中似醋，黑夜作烧，白昼常倦，下溺连精，嗽痰带血。（《红楼梦》）

（四）中文句子视点的关系向流动

关系向也是一个功能概念，它指的是中文句子显示两件事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表达功能。

中文句子视点的流动循逻辑事理而行，句读段内部和句读段之间的逻辑事理关系大都是暗含的。例如：

卖了我啃你这些瓦罐子。（动向句中假设关系隐含）

那是一把老式铜锁，不摸窍门打不开。（名向句中因果关系隐含）

在动向句和名向句中，逻辑事理都不是句子的视点，组成句子格局的动力是叙述行为事件和评论话题的表达功能。而在关系句中，组成句子格局的动力是表达两件事的逻辑关系。例如：

你说咋办就咋办。(紧缩形式的条件关系句)

其实出去这么多年，多数人都给他叫错了。(因果关系句，因在前)

都回避一下，有客人来。(因果关系句，果在前)

在中文关系句的表达功能中，有四个特殊的关系视点。

1. 诠释视

诠释视即后段是对前段内容的解释，因诠释而前后两段系连为一个整体。诠释的对象可以是前段的名词语，一般都有宾语（动词宾语或介词宾语）的性质，例如：

她公公看中她的死心眼，人不还账她绝不饶人，往人家窑院墙上一扒，下面窑院里的人推磨、生火、做饭，她就眼巴巴看着。

他把衫子一扒，指着肩膀上一前一后两块枪伤：这是上海挂上的彩。

他们知道谁可能是顾客，见了换上便服长衫的银脑，就贼头贼脑凑上来，扯他一把，使个嘴脸，意思是想看货色跟我走。

那两枪把铁脑的头打崩了，成了他顶不愿意做的倒瓢西瓜。

诠解的对象也可以是动词语和形容词语，一般都有述谓的性质，例如：

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，叫我再耐烦一年，明年他们上来，就赎我出去的呢。（《红楼梦》）

女兵们见葡萄笑得往地上蹲，奇怪了，受这么多年苦，还会笑得这样泼辣。

老共更神，这一枪差点让我断子绝孙。

诠解的对象还可以是整个前段的内容，这样的例子比较少见，例如：

她只抱着自己几身衣裳和孙二大两身衣裳，再咋也不能叫他们穿自身的皮肉吧？

中文句子的诠解视，其诠解的视域在前段。但从名词语到动词语，从段尾词语到整个前段，它的聚焦点是非常灵活且不露痕迹的。

2. 耦合视

耦合视即前后两段（两部分）是互相依存的关系，因相互呼应、孤掌难鸣而系连为一个整体。这种互为呼应的耦合关系，不是欧洲语法概念中的联合或并列关系，后者无法理解耦合的两两相依的关系。我们在近代汉语中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：

史进便入城来看时，依然有六街三市。（《水浒传》）

且取衣服和直绶来，洒家穿了说话。（《水浒传》）

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，你如何夜来吃得大醉？（《水浒传》）

我几番借看，也不肯将出来。（《水浒传》）

饭便不要吃，有酒再将些来吃。（《水浒传》）

耦合句的重要特点，就是句子的前后两部分都无法独立成句，或者说一旦独立，前后两部分的依存关系就消失了，而这种依存关系，或者说“偶意”，对于中文思维来说，恰恰是极其重要的整体意识（句子意识）。现代汉语中，耦合句也很常见。例如：

几个老婆儿一看，可别惹他们。

她又跑了十多里路，在火车站上打听，也都说没见什么剧团。

有时一个队阵过上老半天，她觉得他们把史屯的街面都走薄了。

一条街眨眼就空了，只有魏老婆儿的粉绿石榴裙呼扇一下，再呼扇一下。

鬼子却突然把刀尖一提，人们看见葡萄的一只羊角儿齐根给削断了，落在地上。

耦合的视点 是中文句子理解中十分重要的视点。离开了“偶意”，我们只能切割出一些辞气不全的“句子”。而辞气不全，恰恰是欧洲语法的“句子”范畴在汉语操作中最为露怯的地方。中文句子将事件和它的关联视为一个整体。事件的关联理论上可以有很多，但中文思维习惯用简易而朴素的二元关系把握事件的关联，把事件之间丰富的关联纳入一个对立统一的耦合体中。“既不将一个事件孤立起来，也不将一个事件多方位地复杂化。一唱一

和,一起一落,既简单而又灵活多变地描述了现实世界。这个世界,在中国人眼里,是一个耦合的世界。”^①

3. 续补视

续补视即在一个事件或评论完结之余,对“正文”中的细节加以补充或评点。续补关系是中文句子铺排不拘一格、自由疏落的非常充分的表现,也是中文句子高度依赖上下文和语境的意会,形成特有的思维类型和表达风格的体现。续补的部分,功能各有不同,例如:

形貌续补——

阮小七身边拔起尖刀,把何观察两个耳朵割下来,鲜血淋漓。(《水浒传》)

她明白了,拣了那件带字码的,委屈都在鼻头上,通红的。

评论续补——

他已观察到老八身上鼓鼓囊囊的,恐怕是装着手榴弹。

她把磨棚扫扫,铺了一层绿豆秸,扎是扎了点,但还算暖和。

说明续补——

扫地老头从兜里摸出个洋火盒,里面有个银戒子。

葡萄的公公叫孙怀清,家里排行老二,是史屯一带的大

① 申小龙《〈水浒传〉耦合句研究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1993年第3期。